

苍南的时间与空间

任林举文/图

菽，成为玉龙湖的重要源流。既然命运有了另一种安排，那就顺其自然吧。“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才会在顺遂中把自己流淌成“道”，才会心甘情愿地惠及万物。

二

在水光潋滟的玉龙湖边稍事盘桓，心就被变幻的水色和荡漾的微波扰乱了。从此处起步，再向古村方向行走，不出三五里山路，区区两刻钟，就一脚踏入了时间的裂隙，悠悠之间，就是650年的落差。

碗窑古村的宁静给人的感觉决然不似在时间之外，更像岁月的深井或隧洞，仿佛一滴水、一个雨滴或一个轻轻的脚步，都能在那爬满了青苔的砖石间激起回响。老屋、古树、石阶和古老的烟窗向人们标明了时间的刻度，行走间，只听轰的一声，空空的窑室与窑床、敞开的窑门与测火孔瞬间腾起了650年以前的烟火。烟火缭绕之中，映现在脑海中的影像已经不再是青山绿草和小桥流水，而是依次排开的18条龙窑之阵，40多个因窑而兴的碗窑世家；是万人采石、挖土、制坯、烧窑、运输、销售的生产大军，是客商云集、人喊马喧的另一世繁荣。

不知道现在的苍南和江西景德镇的昌南是否有某种渊源和联系，也不知道苍南是否也是“china”的拟音，千年前的苍南人成功模仿了景德镇的产品、生产方式以及经济模式，将山上随处可见的石头和泥土变成了巨大的财富。不过，他们绝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模仿之中加进了自己的智慧、心思、理解和创造。景德镇生产的是全瓷窑，走高端路线，而碗窑的瓷器则直接对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产低端但实用、不可或缺的碗。苍南人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深知任何一个需要吃饭的人都离不开碗。

巨大的市场需求使苍南碗窑一时成为华夏东南部的瓷器生产、贸易中心，产品直抵内陆纵深和海外市场。因为财富的搅



动，人们蜂拥而至，本地人也不断穿梭往来。土农工商、五行八作、南腔北调、西域东土……形形色色的客商、文化、心性和需求共同绘制出一幅繁复的人文图景，也推升了边远小村的精神水位。很快，人们默契地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人不能光靠吃饭而生活。除了一个容易咕咕叫的胃，人类还有一个容易翻江倒海的心，都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予以安抚。

三

失意进店，得意看戏。入碗窑古村步行里余，人生的悲欢就有了落脚之地。碗窑诞生300年之后的“咸丰元年”，三官殿和古戏台几乎同时诞生。两个建筑如果不是刻意加以区分，实际上相当于一座建筑的两个部分。三官殿与戏台毗邻相对，中间只隔了一个过道和可以摆十几排凳子看戏的空场。如果拜庙的人烧完了香，消解了内心的块垒，一回身就可以去戏台前看戏消遣；看戏的人看着戏内心突生牵念，回过身也可以进庙去烧香祈愿。

戏有甌剧、渔鼓戏，也有南音，但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所有的戏都有一个共同点——戏词难懂，只能靠一张简略的节目单明确主题；只能靠委婉曲折的唱腔和音调捕捉情绪；只能靠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和表情推测细节……到后来，似乎真就懂了，有那么一刻，险些随着演员的情绪流下泪来。至此才相信，灵魂与灵魂之间，存在着语言之外的另一种沟通渠道。

戏的名字叫《雷峰塔传奇》，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的另一个版本，不同的是这个版本更加丰富曲折。那里，白娘子还有一个师兄叫黑风仙；那里，还有白娘子为了许仙的事业和善心，屡次实施搬运大法盗取官府财宝的情节；那里，小青不是一条蛇，是一条青鱼……但这些都不是我

从戏中看出来或听出来的，而是从古戏

腔’始于清朝末年。”谈起西张庄村杂耍的历史，老艺人张延生侃侃而谈。

“以前，我们村有200多人从事杂耍行业，到全国各地演出，但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了传承，这几年也不断地在招收新徒弟。现在邻里乡庄的演出不断，有了台儿庄古城，游客一来，我们更忙活了。”张延生说。

2016年，西张庄村成立了杂耍表演团队，有演员19人，包含舞鞭、三节棍、刀、枪、棍、棒等26个表演项目。自团队成立以来，演出了近百场，目前已与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定期进行表演。

“西张庄村是省级美丽乡村，重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传统杂耍要在这里得到很好的滋养和生长。”西张庄村村书记潘登登语气坚定。

此时，花开正盛，微风拂过，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杂耍表演团队的艺人们正为接下来的表演苦练技艺。一幅乡土气息浓郁、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台儿庄徐徐展开。

下图：刘家窑窑泥塑馆。

王立群摄



台儿庄：传统文化“玩”活乡村

程 丽

在山东台儿庄，千年大运河缓缓流淌。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迁，也讲述着动人的乡村文化振兴故事。

运河基因哺育乡村文化

《峄县志》记载：“台儿庄濒运河，商贾辐辏，田圃匝比，亦徐黄间一都会也。”明清时期，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当时的台儿庄“商贾遍通。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一派繁荣景象。

2008年，台儿庄古城重建，复活了18个汪塘和30华里的水街水巷，也唤醒了大运河生态文化区域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筑土为台，抟土为陶，运河边上的刘家窑窑以陶器而闻名，有着100多年历史。为了传承这项古老的技艺，大运河生态文化区域内建起了刘家窑窑泥塑馆，占地近1000平方米，每年都会吸引3万至5万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刘家窑窑制陶的窑呈圆形，窑身用土坯砌成。吊壶是其代表产品，俗称吊子，是烧水用具。吊壶大小不等，纯手工制作，上有壶梁，侧有壶嘴，烧水时用铁丝或绳子一头系在壶梁上，另一头系在横杆上，壶就能吊起来烧。由于壶体较薄，一根玉米秸就可烧开一壶水，大大节省燃料，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刘家窑也因此得名刘家窑窑，享誉一方。

“1844年，为了使刘家窑窑的产品得到更好的制作土壤和运输条件，我的曾祖父刘长春从兰陵县举家搬迁到台儿庄运河岸边。我从小跟着父亲在大运河边取土，每一道工序都用心做好。2008年建



旅游漫笔

最近，重庆武隆的一个高空游乐项目引发网友“吐槽”：景区在国内的悬崖边上，仿照古代神仙形象，建起了两个高52米的巨型雕塑；两尊雕塑的手臂上各托举着一座飞行鸟，游客登上后可以随着雕塑的摆动在空中相遇，游乐项目也因此得名“天空之吻”。然而，粗大笨重的“神仙形象”不仅与周围的绿水青山极不和谐，“神仙接吻”的设计也令网友感到匪夷所思。有人评价说：“太雷人了”“像仙人上菜”。无独有偶，现实中，一些耗资不菲、体量庞大、粗制滥造的财神、螃蟹、金蟾雕塑和各类“奇葩”建筑时有迸出，还被网友归之为“雷人建筑大赏”。“雷人”建筑急功近利，争奇斗怪，引来了关注，却毁掉了风景，令人不齿。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建筑怎么了？其病根的实质还是在观念和审美上。

优秀的建筑是永久的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建筑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要与周边环境风格相配，与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谐，与当地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称。失掉了这些，不仅会让人感到突兀奇怪，也会破坏周边环境，甚至造成“视觉污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建筑随物赋形的宝贵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举凡亭台楼阁、轩榭廊坊、厅堂馆斋，这些建筑设计的基本思路就是因势、得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园冶》是中国古代造园理念的结晶，这本书开卷的造园总论就提到，造园不论在城市或乡村，从选地、推山、挖池、开路、建房、造墙、种植花木，都要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以苏州园林为例，虽然规模不比北方皇家园林宏大，但精致小巧，布局尽显匠心。造园者善用地势、水源乃至园外青山、建筑等现有条件，利用障景、隔景、框景、借景等构景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内呈现出无限风光。其建筑色彩素淡，以黑白为主，契合园林主人的心境与审美旨趣，又与江南水乡风光和湿润的气候特点融为一体。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如无潭则景不存。三潭起到的正是“点景”的作用，犹如画龙点睛之笔，将西湖的无边风光完美烘托出来。大理洱海旁的三塔，在湖边用挺立的塔的形象突破地貌平缓的曲线，湖光山色顿时灵动起来。

以上都是古代建筑营造随物赋形的典范，现代建筑中也不乏这类成功案例。由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不仅秉承苏州古典园林的风貌和精髓，又与现代建筑风格完美融合。重庆洪崖洞以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从1楼上电梯到11楼，出去后仍是马路，既符合山城地势，同时兼具历史感、美感和商业实用性。所谓好的建筑，不仅要具有实用价值，也应与外在环境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美的感受。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行天下”



寻幽巫山神女溪

赖扬明

长江三峡之巫峡，一侧群峰巍然屹立，一侧楼宇依山而建，长江穿山与城徐徐向东而去。山依着水，水傍着山，山与天相接，城与江相连。有人喜欢都市的热闹喧嚣，我则偏爱身处一隅独享幽静。陪着远道而来的好友，去往巫山神女溪探幽。

大约一小时，船已至巫山神女溪。导游告诉我们：“神女溪的景观令人称绝，峡内整谷曲折，峭壁千丈，碧峰万仞……”导游边讲解边招呼我们换乘小船，我们或七八人一舟，或五六个一棹，穿戴好安全装备后，随着船夫的一声“走了”，便开启了寻幽探秘神女溪之旅。

神女溪，其实是一条悠长幽静的峡谷，全长约15公里。峡口宽阔，随着船只不断前进，眼前变得紧凑狭窄起来。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巍峨青山，几对鸳鸯扭在一起细语，天空中漏下的几点阳光，被鱼儿抬着搬进水

里。伸出手去，掬起一捧，顿感清凉入骨。摊开双臂，拥抱清风入怀，顿生惬意。两岸壁立如削，山顶高耸入云。悬崖峭壁之上，红遍大江南北的巫山红叶树，值此盛夏时节，挂满了绿。

船只在峡谷中左一拐右一转，蜿蜒而行。峡谷中，一线天可能是最狭窄的地方，只见一座山峰，好似被刀片切割一样，留下线条一样宽的缝隙，有客人去试探折，峭壁千丈，碧峰万仞……”导游边讲解边招呼我们换乘小船，我们或七八人一舟，或五六个一棹，穿戴好安全装备后，随着船夫的一声“走了”，便开启了寻幽探秘神女溪之旅。

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走的人多了，这峡谷深处也有了路。路的一侧是深溪，一侧是石壁，我们用指头抓紧石缝，小心前行。正当我们心生惬意时，前面突然敞亮起来，一座吊桥出现在眼前，个个又打起精神来。站在桥上，定睛向下看，一条水势湍急的瀑布飞泻而出，发出怒吼的声响，打破了深

谷的幽静。

走过吊桥，方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块千余平方米的石壁出现，犹如一面镜子，平整光洁，除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再寻无它。这方石壁被称作“月亮石”，据说月亮出现时，“月亮石”便会闪闪发光，映亮漆黑峡谷，使夜如白昼。“月亮石”下端，是一块平整之地，生有宽大的石墩，供我们稍事休整。将双脚没入水中，让溪水洗涤一身的疲惫。偶尔几尾野生鱼，勾起无限野趣。干脆挽起裤脚，与鱼儿做起了游戏。此时，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笑声都像这溪水，清澈甘甜，在峡谷里不停地迂回。水中的鹅卵石，有的圆如鸡蛋，有的方如小凳，有的亮如珍珠，有的黑如寒铁。拾起一个，藏在衣兜，藏住一幅永恒的记忆。这个便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让我们有缘在此相遇。

上图：重庆巫峡峡内绚丽夕阳。 汪长征摄（人民日报）